

奇異恩典：約翰紐屯

在他的牧師辦公室牆壁上，懸挂著經文：

因我看你為寶為尊。但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，耶和華你的神將你救贖。(賽四三：4 申一五：15)

這不僅是屬靈的寓意說法，而是他在同其他信徒一樣作過罪奴以外，曾經實在有過奴隸生活的經歷。

約翰紐屯(John Newton, 1725-1807)生在倫敦，父親任商船的船長，牽涉到販賣黑奴的生意。因為父親長年在外，教育約翰的責任，就由母親擔當。他父親品德良好，卻沒有信仰，不過對宗教還能夠尊重；母親非常敬虔，屬非國教會的會員；她盡心教導約翰，在四歲就能讀聖經，六歲就曉得拉丁文。

在約翰七歲那年，母親染上很嚴重的肺病；在霧罩下的倫敦，自然是不適合的。有位好心的凱特勒夫人(Mrs. Catlett)接她去郊外的家中療養，不得不把約翰交給鄰居照顧。就這樣母子分別了。母親去了，就沒有再回來。

母親亡故，父親回來後，在約翰十歲的那年，續娶了後母，並且把家移到愛文(Avon)。繼母前後生下了三個孩子，忙碌的生活，忘記了約翰；嚴峻的父親，使約翰以為自己是個不被寵愛的累贅，養成了反叛的性格。父親把他送到艾塞克斯(Essex)的寄宿學校。那校長對不守規矩的學生，極少寬容，有時不給他晚餐，讓他空著肚子上床。二年後，才換了個良善的校長。

不久，父親就帶他上船航海。他從水手們學得了所有的惡習，把咒詛起誓當作平常，而且跟碼頭上的女人們鬼混。

約翰很喜歡讀書；不加分辨的讀。在他讀的書中有沙弗慈拜侯爵(Anthony Ashley Cooper, 3rd earl of Shaftesbury)所著的*Characteristics of Men, Manners, Opinions, Times*是當時在歐洲影響深遠的書，散播理神論的信仰，敗壞好些青少年的信心。他的數學也相當好。

十五歲的時候，父親送他到西班牙，跟一商人作學徒。他獨立特行的作法，同傳統的商業習俗不同，而約翰總以為自己是對的。既和老板相處不洽，一年後返回英國。

父親把他交給一個作船長的朋友，雇用約翰作一名普通水手。在船上工作，生活艱苦。船去到威尼斯，則是放縱取樂的地方，也是罪惡的淵藪。但不久即離港。他隨船出航，自然沒有別處可去；但船回到倫敦港停泊，他回家就不肯再返船。

1744年二月，約翰在倫敦的港口漫步，注視著一艘海軍戰艦幻想。忽然發現被兩名壯漢挾持，把他拖到小船上，載向那艦哈維持(Harwich)。因為那時英國同法國關係緊張，海軍缺乏兵員，這是抓丁充員的方法。這樣，他成了皇家海軍。

艦上紀律甚嚴，作為一個水兵，生活甚是艱苦。約翰然聰明顯然超過普通水兵，又因為父親關說，艦長升他作海軍軍官見習生，

生活及飲食都好得多了。約翰因此驕傲起來，看不起昔日的同伍。艦長也相當信任他。但約翰故態復萌：先是在外游蕩，逾假遲歸；繼則桀驁不馴；最後，當艦長命令他去追捕逃兵的時候，他自己登岸潛逃了。被捉獲後，當眾受羞辱和鞭打，遍體鱗傷；然後降為普通水手。昔日的同伍，也都趁機作踐他。經過一些時間，軍艦同商船交換水手；他託軍官向艦長請求，居然意外的獲准轉移到商船上服務。那商船是航行非洲販賣黑奴的。

船到了非洲東岸，他忽然記起有個克勞(Mr. Claw)，在非洲經營很發達。約翰說服了克勞任用他。克勞帶他到蒲藍屯島(Plantane)，離獅子山(Sierra Leone)海岸二哩，有販奴船出入的港口。在島上，克勞有一個女黑奴情婦，對約翰嫉妒，用極不堪的方法苦待他，誣指他偷竊，給他最惡劣的食物，有時甚至任他飢餓，把他用鎖鏈綁在小船上。他成為奴隸的奴隸。

約翰在痛苦中，寫了幾封信給父親，述說自己的苦況。

老紐屯收信後，託他的朋友曼司泰(Joseph Manesty)，利物浦(Liverpool)的船主，如果他的船有往蒲藍屯島的，務請探知約翰的下落，把他帶回英國。

意外的事發生了。有一天，克勞忽然對他說：“在這島上的另一邊，有位維霖斯先生(Mr. Williams)，有幾個工廠，需要用人。你去為他工作，意下如何？”

維霖斯立即任用了約翰紐屯。約翰作事忠誠可靠，不久，即讓他負責一個工廠，主人把許多的錢財託付他，並應許分紅利給他。二人相處頗為相得。約翰的生活舒服，很有久居的打算。他想望著在非洲立業成家，不必再見父親和繼母；在這整個世界上，他所愛的只有早年一見傾心的瑪莉(Mary Catllet)，唯一的期望是接她來終生廝守，那就是他的世界。

約一年後，一艘商船灰獵狗(*Greyhound*)號泊岸，船長旋維期(Captain Swanwich)勸說他回英國，應許他可以同住船長艙，在船上不必擔當任何工作。就這樣，浪子踏上歸家路程。

那是一艘商船。在回航之前，要沿途裝載貨物，所以航程較長，費時甚久。約翰途中寂寞，就找船員閒談，接著，就爭論，咒罵，妄稱神的聖名，並鬥酒，褻瀆，聲言沒有神，一切惡形畢露。船長勸告，他反譏說：“你莫非想講道啊！”

船長只搖頭說：“我只是想你不要影響船員更壞，也不願你招致神的刑罰。”約翰並不以為然。

灰獵狗號航經美洲東岸，要在紐芬蘭(Newfoundland)釣取鱈魚。

約翰從船長艙裏，拿一本金培士(*Thomas a' Kempis*)來看，其中所說的罪，神的審判，地獄永刑等話，突然進入他的心：如果這些是真的，將要如何？他為自己的罪，開始感到不安。那是1748年三月九日。

半夜，他被狂暴的風浪驚醒。海濤翻騰，掩蓋了甲板。有人在上面喊叫：“船要沉了！我們要沉下去了！”全船的人都動員起來，補塞滲漏，打出進入船內的水，忙成一片。

約翰動手參加工作，看到那危急無望的情形，不自禁的喊著說：

“主啊，憐憫我們！”

聖靈開始在他的心裏動工。他想：“我這樣敗壞的罪人，這樣的褻瀆，淫亂，污穢，我是個徹底敗壞的大罪人！如果這船沉到海底，我將要墜入地獄，永遠！”

風浪漸漸靜息。但船上的貨物，有的拋下海中，有的被水淹濕，損失殆盡。船長暴雷一樣的朝約翰說：“你真的是個約拿！”

奇妙的，約翰的口舌改變了，再也說不出惡言，或褻瀆的話。

四月八日，殘破不成形的船，載著飢餓疲弱的水手，緩緩駛入了愛爾蘭的港口。碇泊後，不到兩小時，風暴又來了。

船長對約翰說：“你看見嗎？如果我們在上海再多一夜，我們和這船都將葬身海底。”

約翰說：“感謝神，我們平安到岸了。”

從此以後，他對神的存在，和聖經是神的話，未曾再有懷疑。

修船的木匠，看到那只粗具船型的殘殼，搖頭說：“你怎能安然到岸，船長？”

船長回答：“最好的水手，同舟共濟，加上好運。”

隨著同去的約翰紐屯，在一旁說：“還有神慈愛的手。”

那船需要六個星期才能修得好。在等候期間，約翰請求船長同意，在倫敦德里(Londonderry)租一間屋子住，他每天早晚到教堂去禱告。

在領受聖餐的時候，他更是充滿感恩的心情。

他合掌跪在那裏禱告說：“神啊，我感謝你，拯救我這個罪人，免於滅亡沉淪入地獄。感謝你救我脫離說惡言和咒罵褻瀆。最重要的，你光照我這黑暗的靈魂。靠著你的幫助，我願意以我的餘生為你而活。”

那時，灰獵狗號已經十八個多月杳無音訊。約翰寫信給他的父親，報告遇到風暴幾乎沉沒而生還；如果瑪莉仍然未嫁，請求父親同意，並徵得女方家長允許，同她結婚。

父親的覆信，帶來使他歡喜的信息：瑪莉尚未許人；她的父母不反對婚事，只在於瑪莉本人決定。同時告訴約翰，父親得到約克堡總督的任命，將要啟程航往加拿大就任；如果約翰願意，可以帶他同往。因為船期定於1748年五月開航，老紐屯等不及兒子回信，就先啟程了。當然約翰無意前往。

平安回到倫敦，但前途依然茫茫。何以為生？

約翰想到了父親的朋友曼司泰。

1748年的五月底，約翰紐屯到了利物浦。他決定低首下心，去見曼司泰求份工作。

曼司泰見到了老朋友的兒子，聽到旋維期船長報告年輕人的改變，信任了他，滿口答應用他為船長，串行往來非洲載運黑奴。但約翰寧願先任大副，免得有負老板的期望。這樣，更得到曼司泰的賞識，二人約定，一年後給約翰任船長。

在到達非洲後，他往訪舊友維霖斯，竟在那裏忽然病倒。約翰紐屯單獨懇求禱告，把自己完全奉獻給神，病即痊愈。

回到利物浦，約翰交代了生意事務，立即馳往瑪莉的家，向她正式求婚。

兩個禮拜後，1750年二月一日，約翰紐屯同瑪莉在聖馬利亞教堂結婚。

不久，曼司泰來信，說阿及利公爵(*The Duke of Argyle*)號已經造好，要他立即去接受任船長。

約翰任事誠實認真，作為船長，他常禁食禱告，為了全船和船上裝載的奴隸祈求平安。每逢主日，約翰紐屯召集全體三十名船員，舉行簡單的禮拜，讀一段聖經，並作短講勉勵。在航行途中碇泊

時，收到新婚妻子的信，他父親在加拿大游泳時，意外溺斃。約翰悔改後，雖然沒有機會向父親當面認罪求恕，但他曾寫過長信，承認自己的悖逆及對老人家的誤會，得到了寬恕，父子充分和好。1751年十月七日，阿及利公爵號返抵英國利物浦。八個月後，約翰又得離別妻子，駛另一艘船非洲人號(*African*)再航往非洲。這次航行途中，有幾個船員和黑奴，陰謀劫船，但被約翰發覺，得主要船員同心，把涉及陰謀的人囚禁起來，安全返英國。

六年海上生涯，約翰沒遇到過福音派信徒。直到他在聖基道託夫島(St. Christopher's Island)碇泊時，遇見一個倫敦來的船長克路尼(Captain Alexander Clunie)，二人交談之下，發現志同道合。一個月的盤桓，克路尼在真理上造就他，勸勉約翰應該多作見證，他的經歷可以幫助很多人。克路尼也介紹在英國的同道給他。

1754年八月，約翰再回到英國。同年十一月，曼司泰又要他出航了。

那時，約翰已覺悟販奴是不道德的事業；而聚少離多，對婚姻生活也不好，瑪莉也為他的安全擔心。但他需要有收入，以維持家庭生活。他開始向神禱告，求神給他開別的門路。

正在他預備航行的前幾天，在家中同瑪莉談話，忽然暈倒了，失去知覺一小時。醒來後，仍然頭痛，四肢發軟。醫生斷定他不適於航海。他只得向曼司泰辭職。後來知道，那船途中被叛變的奴隸劫持，船長，二副和隨船醫生，都被殺害。約翰向神禱告：“神啊，我感謝你，你的手再次拯救我，你對這生命必然有美好的旨意。”

那時，瑪莉體弱多病。約翰為他懇切禱告，一年中多半在家照顧她。有時到倫敦，就訪問克路尼介紹的福音派朋友，有美好的團契，靈命也大有長進。但瑪莉的醫藥費用甚大，他的積蓄已所存不多。似乎瓶中的油，罈裏的麵將要用盡了。

有一天，曼司泰來看他，問他是否願意擔任利物浦的稽查主管：負責查緝非法及走私行動。約翰徵求妻子的意見。瑪莉欣然接受。1755年八月，夫婦整頓好，搬到利物浦。

約翰誠實認真，拒絕賄賂，寧可廉潔自守，夫婦同心，節儉度日。瑪莉的疾病也漸漸痊愈。約翰為這新環境，向神感恩不盡：工作清閒，有自己的私人辦公室，可以禱告靈修。

在那時候，威特腓(George Whitefield)來到利物浦，巨大的帳棚可容五千人。約翰參加聚會，得到無比的喜樂，以為是“預嘗天堂的滋味”。瑪莉也去參加，以為那自由的敬拜和唱詩，非常美好。但上流社會的人，譏笑他們狂熱，以為那是低階層的聚會，他們寧可死守英國國教會冰冷的禮儀和教條。

那時，因為歐洲的“七年戰爭”，海上運輸減少，緝私工作清淡。只要威特腓來埠，一有機會，約翰紐屯就跟定了他，向他學習，一同吃飯，贏得了“小威特腓”的稱號。

約翰在船上的時候，已經更進深學習拉丁文；現在他更利用時間修習希臘文和希伯來文，也嘗試作些詩歌。雖然他還沒有發現那是神所給他的恩賜。

他們夫婦同心，背起十架，跟隨耶穌。他們也開放自己的家，舉行小型聚會。約翰有時向來客作見證，並作短講。

約翰以為自己不配的感覺，仍然追迫著他。直到有一天，讀到加拉太書第一章 23 節，保羅的話感動他，他想：既然褻瀆神，迫害教會的保羅，能夠蒙恩得赦免，傳揚真道，約翰紐屯也該可以。這樣，他感覺神的呼召，要他事奉神，榮耀神。他把這心意向妻子說出；瑪莉說：“我歡喜，非常歡喜你的決定。”

約翰說：“我依稀記得，親愛母親的禱告，願我作個傳道人；現在願她的禱告成就。”

1758 年，約翰紐屯申請按立。英國國教會的牧師拒絕。理由：他未受過大學教育，資格不合；而且他跟狂熱派的人來往，那些人信仰不正確：所指的是福音派的獨立教會信徒。

約翰屢次申請，因為缺乏正式教育，屢次失望。但有更多教會繼續請他講道，作見證。

有人聽了他奇妙的蒙恩經歷，深受感動，勸他寫出來並出版。結果是真實紀述 (*An Authentic Narrative*)，於 1764 年成書問世。

幾乎是隔夜之間，在英國和美洲殖民地廣為流行。

就在那年，有個長老會邀請他作牧師，他正在考慮接受。正在那時，神親自作工。有位達特茂茨勳爵 (Lord Dartmouth, William Legge) 也是虔誠的福音派信仰，聽過約翰講道，讀過他著的書，出面為他關說。林肯郡主教格林博士 (Dr. Green) 終於同意按立他為牧師。接著，那貴族為約翰謀得俄尼 (Olney) 教會的堂牧。

1764 年，三十九歲的約翰紐屯牧師 (The Reverend Mr. John Newton) 既然“羨慕善工” (提前三：1) 不選擇牧區的偏小，欣然往俄尼教會，就任群羊的監督。

他岳母知道了，卻說：“為甚是俄尼那樣的工廠地方，我的女兒該住在比較高貴的社區。”

紐屯回答說：“聖經說過，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。平民歡喜聽耶穌講道，我是誰，豈敢不去幫助俄尼織花邊的工人？”

他的岳父母和作律師的妻舅，連朋友克路尼船長，都勸說他改就富裕的教區，像近倫敦的翰思得 (Hampstead)，不僅是比較上層社區，而且每年可以多二十鎊收入。但瑪莉知道自己的丈夫，回信說：“我相信他不會改變主意。”

他的就任講章，並不曾給聽眾最佳印象：他是近視眼，絕大部分時間低頭念講章，不曾把視線投向會眾。按照成例，第二次講道是在聖喬治 (St. George) 座堂。這次紐屯牧師不用講章，順從感動傳講。會後，他妻子聽到有高層社會的婦女們批評：紐屯牧師講的太長，聲音太大，而且離開主題。他虛心檢討接受，而尋求改進。

他的前任傾向福音派信仰，會眾中間有些人有重生得救的經歷。因此，紐屯的講道適合他們的需要。在英國國教會禮服的裏面，有一顆福音派火熱的心。對於其他獨立教會的信徒，紐屯也樂於接受。他說：“如果我知道誰懼怕罪，愛神的話，也尋求耶穌，我不會偏執教義的問題。”他也注重豐富的生命，並與主同行的喜樂。

紐屯牧師樂於接待人。會眾有的走六七哩路來聚會，他總是敞開自己的家，供應他們飲食。這樣，瑪莉的工作加重，開支也增加了，牧師薪給少。有個富商蒼敦 (John Thornton) 是經過達特茂茨勳爵介紹認識的，寫信給他說：“請繼續接待，照顧貧窮需要的

人，我會按時供給所需費用；如果需要更多，請告訴我，我會照付。”

紐屯牧師以誠實和愛心待人，有豐富的屬靈供應，使那小小俄尼教會，增長至二千人，來聽他講道。他也常受別的教會邀請講道；他著的書，也在全英國及國外受到歡迎。從前的大罪人，曾六度被拒絕按立，成為頗著盛名的傳道人。

1767年，當時的名詩人庫樸(William Cowper)和一個新喪夫不久，牧師的寡婦瑪莉昂文夫人(Mary Unwin)並家人，移居俄尼，為了得到屬靈的幫助。由於當地的知識分子不多，兩個瑪莉很快就投契；紐屯和庫樸也就成為朋友。庫樸是牧師的兒子，二人又同是福音派信仰。二人比鄰而居，中間一個小菜園，從早到晚，大部分時間在一起。紐屯輔導勉勵庫樸；庫樸從紐屯知道奴役的罪惡，寫了反奴的詩，有的品質甚好。

紐屯覺得，只有主日的敬拜聚會，不夠滿足信徒的需要，就開始每週四晚間的家庭非正式聚會。他同庫樸商議，應該出版詩歌，特別為聚會使用。於是俄尼詩集(*The Olney Hymnal*)產生了。為了記念他們共同的友誼，共集詩歌三百四十八首，其中庫樸的創作六十八首，包括：“神的腳蹤奧秘難測”，“寶貴血泉”；紐屯創作二百八十首，其中有“耶穌聖名何等美善”，“奇異恩典”。出版後，蒼敦首先買一千本分發；在英國和殖民地銷售成萬本。

有一天，達特茂茨勳爵對他說：“我親愛的朋友，你不負我的期望，有今天的成功。不過，俄尼只是一個開始的地方，到底太小。我想請你去喬治亞作大學的校長。那是一個大些的城市，薪俸也高。”

紐屯謝謝達特茂茨的信任，不過，讓他先禱告。經過禱告的結果，他覺得不是出於神的旨意，就謝絕了。

紐屯夫婦雖然沒有子女，但彼此相愛，生活和諧。在俄尼牧會，不覺已過了十五年。他們都到了中年。俄尼教會有衰退的現象。紐屯牧師覺得為了自己和妻子，為了會眾，他們都需要變化。有的人抱怨他太接近窮人，有人認為他對世俗之樂持太多負面態度，過於狹窄；又有些以為他對罪人太寬容。

夫婦共同禱告，覺得神將要有新的引導。

這次是他們的朋友蒼敦來見他。蒼敦說：“你在俄尼的事奉，全英國都知道。現在，我有個建議：倫敦悟爾諾慈的聖馬利亞教堂(*St. Mary's of Woolnoth*)需要牧師，你是否考慮？”

紐屯說：“謝謝你。我恐怕不能勝任那麼重要的牧職。”

蒼敦堅持他定可勝任。又說：“還有，那是福音派僅有的幾個大教會之一。”

紐屯說：“是嗎？你可能不錯。讓我先禱告。”

晚餐時，他和瑪莉談起這事。二人從窗口望出去，看到瑪莉親手所種植的菜圃，鄰近的綠樹田野，想到熟識的鄰居朋友，和同庫樸的團契，多少次他們一同散步，談論神國的事；還有淳樸信徒們，和多年鄉居的寧靜。這都使他們實在捨不得離開，去到倫敦，過喧囂的城市生活。但他們都願遵行神的旨意。於是，紐屯寫信給蒼敦，表明願意接受。

到了倫敦，那是個全然不同的新教會，其中有許多工商界人士，貴族和富賈，與俄尼的會眾相查甚遠。由於紐屯的名聲，聚會的

時候，經常吸引了滿堂會眾，座無虛席，甚至過分擁擠。紐屯的信息，是注重福音的實際，建立與救主的個人關係，連於基督，並在祂的愛中長進。那正是他們的需要。不久，有許多人來找他，尋求靈命上的幫助。他開始了早餐聚會，參加的有國教會的教牧，非國教的獨立教會人士，顯要的平信徒，大學和神學院學生等。紐屯牧師受到許多人尊敬。他向瑪莉自嘲說：如果不是他去看人，在家中就會有人看他，像看被馴伏的野獸。這是一個清醒的恰當比論。不過，這馴服的野獸，不是全然沒有危險的。1792年，美國紐澤西大學(今普林斯敦大學)頒贈神學博士(D. D.)學位給他。紐屯謙謝了。他知道自己蒙恩的罪人。這樣，他不免常受驕傲的試探。雖然，他知道那是不合理的。因此，他常唱自己所作的詩歌：

奇異恩典，何等美音，
救我這樣惡徒。
為前瞎眼，今得看見，
失喪今蒙救贖。

紐屯是加爾文信仰，但他有循理派傳福音的熱誠。他也關懷社會的疾苦，罪惡，特別是反對奴役制度。他與庫樸是最早寫詩為文公開反對蓄奴的人。在1785年，紐屯收到了一位二十六歲青年國會議員衛博福(William Wilberforce, 1759-1833)的信，是新近接受福音信仰的，要求同他秘密會晤。此後，比衛博福年長三十四歲的紐屯，就作了衛博福的屬靈導師，與更年長的約翰衛斯理(John Wesley, 1703-1791)，共同鼓勵支持衛博福，為了所信的，作艱苦漫長的搏鬥。紐屯雖然年紀大，不能參加反奴的聚會，他寫了著名的長文販賣非洲奴隸的省思(*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*)。因為他曾作過不人道的販奴生涯，悔改後的見證，更具有道義的力量。到1807年三月二十五日，英國國會才通過禁止販奴，是初步的勝利，在紐屯離世安息前幾個月。(至1833年英國廢奴法案完成。)這似乎是紐屯對他參與販賣奴隸罪惡的補贖。1790年，紐屯深愛的妻子瑪莉去世了。老年喪偶，使得他非常傷痛，但仍然勉力工作，講道並寫作。在進入八十歲的時候，紐屯的記憶力明顯減退。1806年十月，紐屯最後一次踏上講台。然後，健康加速的衰落。視力和聽力都失去了，也喪失了記憶。臥在病床上，對來探視他的朋友說：“我的記憶不行了，但我仍然記得兩件事：我是個大罪人，基督是偉大的救主。”1807年十二月，八十二歲的約翰·紐屯牧師，地上的航程盡了，回到天家，去見他真正的船長。不過，“奇異恩典”的詩歌和見證，常留在教會的歷史上，和許多聖徒的心裏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